

韓昌黎全集

函一
十冊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揚康公使還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揚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神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

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

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

北海禹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

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或作祀

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

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

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

王冊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

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則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三人取三月

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

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

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

觀察其郡邑

唐制嶺南為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

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或

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

之品狼藉遽且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滋或作茲供从石本作恭誤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秘閣

本盲作茲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

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戡

為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按戡傳先是準詔禱雨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戡公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

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

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警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

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中便送注其上或有具字或作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

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

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

星明凡利切說文綱也選何晏景福殿賦概若幽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土文

言立夏行事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

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

具或作其

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蜒蛇蛇來享飲食

地或作恍蛇

享或作慕○蛻音驚蛻音廷

闔廟旋臚

音祥

颺送颺

與帆同

旗纛旄麾飛揚鼙鼓嘲轟高管噉噪

音

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

祀之石本作祝○今按祝當作

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从諸本

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

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

又廣廟宮而

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

大和畫文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

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甘有四萬米

三萬二千斛

甘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廿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

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

作正加西南守長之俸

西南或作四面

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

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苦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

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

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

可謂備至耳矣

或無其字或無耳字

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

陰或作之

祝融之宅即祀于帝帝命南伯更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

右或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

公行勿違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定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處州孔子廟碑此篇方以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為或作焉然子

屬下句而社方無而字句上方有而字皆非是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

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為配也張文潛

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跪祭或作拜跪

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薦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

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不如或作無如

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作已孔或作夫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歐陽公曰

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

而致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為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氏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

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

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繁鄴侯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

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今或作命顏子或作顏回其餘六十子子或作顏回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

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

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

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又為字或在其中字下置或作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

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

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

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殿初庫下○庫音卑又音婢神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作先亦窘寒暑乃新斯宮

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揭居謁切又音桀又音羯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

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惑或作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此篇方以石本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

朝議郎柱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
桂管都防禦洗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雅建立歐陽集古錄羅池
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為中書舍人史館
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
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
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獲敗元祐七年
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
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為羅池之神昌黎叙其事而銘之大

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為星辰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神其所以
推尊甚大石歎若此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為
明神烈鬼巍我廟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尚能使天眾餘黨破
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亦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
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

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

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

三年民各自矜奮

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曰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

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

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

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

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通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

步或作涉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

許凡舟可廢而上下曰步今按孔戡志亦有泊步字

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

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

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

巷道或作道巷樹以名木柳

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宣歐陽翼飲酒驛亭

嘗或作常

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

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

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

三年孟秋辛

卯

長慶三年也

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

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靈
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福禍或可謂
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氏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
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

蕉下或有葉字或有予字

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

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鵲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援吟兮秋鶴與飛

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為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固用鶴與兩

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詞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國國字初誤刻作團國後鐫改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

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

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徐克美兮

杭

音庚徐徒古切又音土

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

黃陵廟碑

此篇方从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

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

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為正

湘旁有廟曰黃陵

筆墨間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即龜策傳言江旁老人也

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

石碑

石或作古或無此字

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

表字景升東漢末為

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

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

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年

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

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

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

或作返據下文當作及

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

石本書璞作樸唐人多然下文揭陽亦作揭陽

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

小水或作小君考山

海經作小水是也

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

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譚舜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

帝上或各以有為字

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或無君母二字

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

昇道南方以死

昇或作升

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

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

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

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

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

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

溺下或有死字

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

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

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潮非是又或作湘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

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陽縣至石本揭作揭音竭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

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敕令量移袁州明年九月自袁州名為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

岳州願易廟之圯桶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或有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

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餘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今後世知有子名

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

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蔡江西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今

誌其墓又書神道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或無之字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春秋時王子成父

敗狄有功左氏文十一年鄭驪侵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曰榮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序芳博東漢有傳博

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下或有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

晉隋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疎古限切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御史監御史左

陳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

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蓋志同○今按上句已有少孤奉公字此不當再出當刪然無別本可據姑存之

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謫譽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為交貞元初射策

拜左拾遺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過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

奈久而嘉之或無而字之或作其下天有直字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

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右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作服在

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眾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或無人字

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責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

或無為參謀為荆南節度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

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

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為峽州刺史峽或作硤友楊憑也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

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

填道迎顯公德顯或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

火上或有其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政或作化天子

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

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

或無利字非是

俾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

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

秦罷權酤錢九千萬

千或作十

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

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

或無足字代下無之字

罷軍

之息錢

息上或有日字

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算公字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

廩上或有於字

人

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

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

長慶四年二月葬河南某下或

無於

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

仲舒七子初哲貞弘秦復洞既上或無某字某或作愈詞

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

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

韡為華英

韡為諸本作韡而華英作英華

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數文帝階

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解過堅懇

或作聖遠

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端心

恩顧日渥翔于郎署竊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敲撼捭捭竟遭
斥奔久淹于外厯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姜枯以膏燠暘以醒暘或作暘坦之敞之必絕
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涸郡庸以自效
上藉其實藉或作籍俾統于洪通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乎或作平禁絕
浮屠風雨順易航穡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謳或作謠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踈
奄忽湓湓奄忽或作奄忽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銘有姜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
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末句高字仍與勞湓韻叶非有異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聞有誤處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

營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

國下或有為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

其先有自潁川

徙陽夏者

夏音假

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

秦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陽夏隋改為太康

太康之韓

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

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

言自可不與人交眾推以為鉅人長者

交或作校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為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與人校為是更詳之

鉅上或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為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為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

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

復出夫人字或作齊國

有功建中貞元之間

功下或有於字

為宣武軍帥

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

侃侃或作侃

侃字侃

不縱為子弟華靡遺故事

縱或作從

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

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

兵下或有將字

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

事司徒數奇之士卒屬心

屬之欲切

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

司徒卒

貞元八年二月去為

宋南城將

立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靈代為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靈以副使李萬榮為使弘出為宋州南城將

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

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

九月劉卒

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

之肉下或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

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

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立佐之惠以弘

長厚共請為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

其舅或作

氏舅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或無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嗾之以陳歸汴使數

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

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孺而髮櫛之幾盡

苗孺而髮櫛之淮南子語○孺呼豪切

然不一捕刈不足令

震賊

不下或無一字賊或作賊

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

上數上聲下數入聲與音預

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甘有一年莫敢有譴呶叫號于城郭

者

謹音歡呶尼交切

李師古作言起事

作或作非

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

界而為盜邪

盜上或無為字

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

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師急或作及

公使謂曰吾

在此公無恐

無上或有安字

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

下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

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使

來告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或作其非非是又首

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

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以兵非是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

公都統諸軍元和十年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

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弘正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鄆坊丹

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

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

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十五

或作七千他錦紬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

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有之字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

飲且給恒無宿儲無上或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或務

願留京師奉朝請八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元下或有老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

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元和十五年五月拜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為河中尹

韓昌黎全集

卷三十二
二
歸葉山房石印

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

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

長慶三年請罷或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

病不

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

年五十八或作年八

十考新舊史定以今本或無天子為之四字

贈太尉賜布粟

或作布帛按舊史實賜米千石賜下或有之字

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北

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

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

或作歿

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

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

身佞辭

卑或作畢

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

情

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釣或作鉤染或作課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

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

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

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

以司徒中書令治諱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

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

牙將李弁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

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

汴州監軍斬弁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

有吟域

吟或作吟非是

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